

入中論頌

講記

演培法師 著

福建莆田廣化寺

演培法師講

# 人中論頌講記

一 本論作者的簡介

二 本論論題的

三 本論內

四 略談中觀的學派

正義

聖流記

## 自序

佛法有空有之說，這是誰都知道的，但空有是否無礙，就成爲一大問題。在論究這問題時，不但大乘學派說是無礙的。就是小乘學派亦說無礙的，既然如此，照道理說，在學派間，對這空有，應該沒有爭論。可是事實，佛教學者對這論題，一直喋喋不休的在辯，而且始終沒有得到一個美滿的結論，不用說，這問題是還繼續存在的。

問題所以不得解決，不是空有本身有什麼矛盾，而是學者對它的解說不同，於是問題愈來愈複雜。結果怎樣？只有走上你說你的，我說我的一途，誰都認爲自己的說法是對的。其實，調和空有，說明無礙，這是很難做得恰到好處的。因這問題太過甚深，如對空有真義，沒有正確了解，是無法顯其無礙交融的！

可是空有這個問題，是佛法的重要問題，儘管說有爭論，或說根本無爭，我們仍得本於諸大論師的論說，以透視這問題，期對這問題求得一合理答案。首先我要說的：

空是佛法的特質，亦是佛法與世法不同的根本所在。世間一般學者，不論談何問

題，總是在「有」中打滾，亦即說諸法是有。可是佛教學者，雖亦有多派別，但是每一學派，沒有不說空的，所以空是佛教學者所共說的，不是中觀宗的一家之言。

空，固為佛教各派所共說，但說得徹底不徹底，是就大有探究餘地。有說我空法有，空有是不相融的；有說一切法空，是佛的方便說；有說此是無自性空，而彼並不是空的。從表面看來，都是在說空，若嚴格的說，這些都未真正了解空義，亦即是空得不徹底的！空宗說空，是明緣起即性空的，雖明性空而不礙緣起的。所以空宗說空的特點，在於說明性空即緣起，緣起即性空，空有是相互交融的。如問一切法為什麼是空的？即因一切法是緣起的；若問一切法為什麼是緣起的？即因一切法是空的。假定不是緣起，即不能顯示諸法空，如果不是無自性空，即不能顯示諸法從緣而起，二者是相關相成不是隔別的。

性空不礙緣起，緣起不礙性空的現空交融的正見，確是甚深而難以理解的。不特不是世間學者及小乘學派中的各派行人所能明白，即大乘學派中亦有一些學者無法洞達。原因就是他們有個錯誤的觀念，以為空是沒有的，正因為把空看成沒有，所以

信受了空，就無法理解緣起，信受了緣起，就無法理解空，其實空是不礙緣起顯現的，緣起是不礙空無所有的，而且唯有緣起才是性空，沒有緣起性空即不得成，同樣有性空才有緣起，沒有性空緣起亦不得成。

如上所說，可知性空與緣起，是相依相成不容有所偏廢的。所以信解一切法空，必須信解得很正確，假定信解得不正確，一定會走到錯誤的路上去！怎樣才是信解正確，就是要理解到空是緣起的空，不但不破壞一切，而且要成立一切。所以性空者所說的空，絕對不破壞緣起，假定是破壞緣起，那就不是性空者所說的空，亦即未能真正理解到空，而是撥無一切的惡趣空，亦是否定因果的斷滅空，為性空者所絕對破斥，不容其存在以毒害人類思想的。

從緣起所開顯的性空，是即無自性義，可是執著實有的學者，不了解無自性不是沒有作用，乃錯誤的把無自性看成是無法；不了解有法就是緣起性空，乃錯誤的把有法看成有自性。就他們誤解無自性為無法，不能建立因果這方面來說，自不免要墮於斷見；就他們誤解有法就是有自性，不能理解性空這方面來說，自不免要落於常見。一

個思想落在斷常兩邊的人，對於空宗所說性空緣起的中道正見，不特不會有明確的認識，連少許了解亦不可能！

本頌的作者月稱論師，為祛除佛法行者的誤解，對有自性與有法，無自性與無法的不同處，作一嚴格的分別：無法是空無所有的，如龜毛兔角一樣，無自性不是一無所有，是即指有法而言；但有法並非就是有自性，是說因果緣起法有，亦即是指空無自性而言。對這四者的界限分別清楚，就可了解空宗所說的性空，不是一般所說的斷滅實有者不明這個差別，這才誤以無自性為無法，性空為斷見，誤以有法為有自性，不是如幻如化的緣起因果。

最能融會空有發揮諸法無自性空深義的，當以聖龍樹為第一人，這從他抉擇勝義空性的中觀論中，可以得到極大的證明。但中觀論的內容異常深奧，不是一般淺智者所能窺其底蘊。月稱論師有鑒於此，為了顯揚聖龍樹的性空義，為使一般愛好空義者，得以無礙的入於中論之門，特著入中論以為學者的一臂助力。

聖龍樹的中觀論，站在大乘性空為本的立場，與聲聞學者熱烈展開辯詰論難，認

爲一般聲聞學者，根本不解佛說空義，以確立性空爲本空有無礙的不拔之基。所以中觀論，是以小乘學派爲破斥的對象，因爲那時正是小乘學派思想最爲紛歧的時代！

可是到了月稱論師的時代，正是唯識思想最爲發皇的時代，論師不但在那爛陀寺，與唯識學者展開多次的論辯，在人中論中亦以唯識思想爲主要破斥的對象。如阿賴耶識、自證分、心外無境等，都是唯識學的重要思想。但月稱論師在人中論中，却不客氣的一一給予無情的痛擊，使之沒有立腳餘地！

人中論首由印度傳入我國西陲的西藏，在西藏成爲空宗的權威論典，但正式傳入我國內地，則是在中日戰爭期間，由法尊論師依西藏文譯成，並由印順論師爲之潤文。

一九六一年，我在福嚴精舍，爲學生講說此論的頌文，隨講隨記，得三十萬言，並於一九六二年八月初版流通。一般以爲空易說明，殊不知空義甚深，是很不容易講的，所以我在講時，力求淺顯通俗，希諸見聞者都能明白。但因空義畢竟太深，不論怎樣講得通俗，總難做到大衆化，這是我所感到的最大遺憾！

去年回返祖國，中華學術院「中華大典」宗教類佛學部門主編人周邦道居士，要我選兩本已出版的作品，俾便編入「中華大典」，於是我就選定「解深密經語體釋」與「入中論頌講記」兩種。前者是代表有的思想，後者是代表空的思想，為佛法的空有二大車軌。期諸發揚佛教文化者，循著這二大車軌，來促進中華文化的復興，來適應世界文化的潮流，進而以我國文化領導世界文化，實現世界大同！

一九七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演培序於星洲靈峰般若講堂



# 目次

自序	.....	一
懸論	.....	一
一 本論作者的簡介	.....	一
二 本論論題的略釋	.....	八
三 本論內容的概說	.....	十
四 略談中觀的學派	.....	一三
正釋	.....	二一

# 入中論頌講記

## 懸論

### 一 本論作者的簡介

本論的作者，是月稱論師。論師是南印度娑曼陀地方的人氏。這個地方，相傳是大的化區，即當今印度的海克拉巴。依印度的佛教歷史考察，我們知道該地在當時，大小乘佛法都是最極隆盛的。由於月稱論師的智慧高超，聰明過人，所以他出家後研究佛法，特別是研究龍樹的中觀學，有獨特的心得，且能將自己的特見發揮出來，這確是難能可貴的。因為當時弘揚中觀正見的，有著各種不同的派別，而且彼此之間論難不已。月稱能本龍樹的正見，揮起智慧的利刃，斬斷各種的葛藤，顯出龍樹的真義，所以

諸師皆爲其所伏。不但如此，我國玄奘三藏去印求法時，正是他在那爛陀寺，擔任中觀學的教授。那爛陀寺在當時印度，真可說是佛教的最高學府，各宗各派學者，都在裡面講學，諸方求正法者，亦都來此受學。可是，中觀唯識的思想，向來是有衝突的，所以兩宗學者，往往爲了某個論題，發生激烈的爭論。月稱論師既在那爛陀寺任中觀學的教授，所以曾與宗於唯識的學者，展開多次的論辯，而每一次的論辯結果，都是月稱得到最後勝利，因而龍樹中觀學，得以大興於世。

講到這裏，我們應稍知印度大乘佛教的派別。印度大乘佛教，不像中國有八宗之多，只有宗於瑜伽的唯識宗與宗於中觀的性空宗，前者以無著世親爲創說的宗主，後者以龍樹提婆爲創說的宗主。就時間分別：龍樹創立空宗於前，無著唱說有宗於後。龍樹的中觀宗，初成立的時候，雖震動教界，但龍樹以後，就漸漸衰微，因爲空義甚深，不是鈍根小智的人，所能得其真義，如不善解其空，反而有所自害，所以很多對空生畏的人，不敢學習諸法空的教義。應時代與學者的要求，無著世親乘時而興，高唱諸法唯識的道理，一時唯識學在教界勃起，學者紛紛投入唯識的陣營，修學唯識與弘傳唯識，以致

唯識思想，彌漫整個教界，甚至代表了當時整個的大乘佛法。

不過與世親同時代的，中觀宗中有僧護論師，其後又有佛護與清辨二師，同時出而弘傳龍樹的中觀學，中觀學由於幾個大論師的出而弘傳，於是就又漸漸的復興起來，一時發心來學中觀的亦漸衆多。我們可以說：由蓮花戒到月稱論師這一階段，印度佛教又成爲中觀發皇的時代，唯識在中觀學者群起破斥下，逐漸削去其在教界的權威，而中觀的法幢，得以再度高樹起來。

龍樹的中觀學，最能契合佛陀的空義，可謂無有疑義。但中觀學派與非中觀學派，應從什麼地方分別，我們不得不略論說。論說這個原則，是很簡單的。佛陀說法，要不外於以世俗與勝義的二諦爲中心，中論所謂『諸佛以二諦爲衆生說法』就是此意。在勝義諦中，是不是以畢竟空爲究竟了義，就可判別出是不是中觀派。說明白點：於勝義諦中主張畢竟空爲究竟了義的，即是中觀派；於勝義諦中否認畢竟空爲究竟了義的，即非中觀派。講空，本是佛教各宗派所共的，可說沒有那宗那派不講空的，但所說空是不是徹底，其中大有出入。我們常說，不要以爲說空就是空宗，要看他在說空後，會不會露

出有的痕跡來，假定露出有的痕跡來，是即顯示其不是真正的在說空。在佛法中，爲我們辟出一條畢竟空寂的大路來的，唯有龍樹菩薩。月稱踏著龍樹的空王大路，抉擇中論的要義，發揚龍樹的正見，所以特造此人中論。

據有學者這樣說：宗喀巴大師，初學中觀學，對龍樹的正見，未能盡爲通達，於是想去印度追求，乃先到洛卡地方，就虛空幢大師，取決自己行止。虛空幢，是修金剛手本尊而得成就的大師。金剛手菩薩指示宗喀巴說：你如去印度，是可做大菩提寺的上座的，不過你的弟子，都還是加行位上的菩薩，受不了印度熱浪的襲擊，恐怕多要死亡，未免太爲可惜！如在西藏，是亦可以獲得中觀正見的，因爲月稱論師，是上方世界的補處菩薩，他來這個世界示現，就是願弘中觀正見的，你如誠意的向他祈求，必能獲得他的攝受。宗喀巴得到這個指示，就依所指示的修習，果在洛卡證得了中觀正見。所以在西藏，不特黃教派宗於月稱見，就是其他學派，亦自認爲以月稱見爲宗。

月稱見既被學者認爲是中觀正見，他與一般中觀學者思想，究有一些什麼不同？印順論師說：月稱與衆不同的思想，約有八種：

一、阿賴耶非有：阿賴耶是唯識學上的中心所在，唯識學上的很多論題，都是導源於阿賴耶而來。可是月稱論師，認爲阿賴耶識，是佛陀的方便假說，根本沒有實質的阿賴耶可得，所以說阿賴耶非有。

二、自證分非有：唯識者所說心識，有相、見、自證、證自證的四分說，彼此對這並有相當的諍論。可是月稱論師，徹底的否認有自證分，因爲彼自證分，不能領受自體，以諸作用不能於自體而轉，如刀不自割等，所以心不能自緣。自證分尚不可得，證自證分當更不可得。這又是與唯識學者不同的地方。

三、世諦有外境：唯識認爲所有認識的境界，都是內自心識之所變的，根本不承認有獨立存在的客觀外境。可是月稱論師，現在承認有外境，不過不承認它有實自性。

以上三點，都是與唯識思想相左，不特月稱這樣說，就是清辨亦同意此說，在本論第六地中，有相當的破斥。

四、應成非自立：這是屬於論理學的諍論。自立，就是自立量的意思。站在唯識的立場說：不論自立，不論破他，都要運用因明的三支比量，始能完成自立破他的任務。不但

唯識學者是這樣主張，就是中觀學者的清辨亦這樣的看法。可是月稱論師，認為因明的三支比量，是一種形式邏輯，根本不能以此來建立空義。但這並不表示月稱反對因明，而只表示以因明成立空義的不可能。但別人如用因明建立自己的理論，我們也不妨用隨量破的方法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，使他理論不得成立，到了最後，自己的中道正義就可顯現出來。自己如也同人一樣的，立量以成立空義，空義反而不能顯示，因為靈活無滯的中道真理，絕對不是形式邏輯所能表達得出來。龍樹大士是以隨量破的方法，建立自己所要建立的空義，月稱也是用的這種方法，當然可謂獨得龍樹的心髓了。

五、三乘有法無我：一般佛教學者，大都是說：二乘聖者只能通達人無我，不能通達法無我。可是月稱論師，獨異衆說，認為法無我是三乘所共得的，亦即是說，得人無我一定得法無我，如不能得法無我，反顯其亦未真得人無我。得人無我必得法無我之說，不特契合龍樹的正見，亦復契合般若的正見。如金剛經說：『是諸衆生，若心取相，即爲著我、人、衆生、壽者；若取法相，即著我、人、衆生、壽者。』取諸法相，即著我、人、衆生、壽者，可見是諸衆生，未能真正的通達人無我。這一論題的肯定宣說，實是極爲重要的。

六、執實是煩惱障：依於向來所說，執我是煩惱障，執實是所知障，唯識學家固然是這樣說，就是其他學派也是這樣說。可是月稱論師，獨持與衆不同的意見，認爲執實是煩惱障而非所知障。

七、滅法是有：滅是生滅的滅，但滅是有還是沒有，學者間亦有諍論。說滅法沒有的，是站在滅不待因的立場說的；說滅法是有的是，是站在從因緣滅的立場說的。前者是一般學者的說法，後者是月稱論師的說法。月稱的意思：所謂滅，只不過是因緣的消失，並非表示法的沒有，而是顯示法由現在流於過去，充其量只是現象界的一個變化而已。因爲法滅不是沒有，所以法滅而可感果。月稱這一說法，有點近於三世有的思想，無怪有人稱爲順有部說。不過同而不同的：有部的三世有是真實有，月稱的三世有是如幻有，此點應要分別清楚。

八、過未非有爲非無爲：過是過去，未爲未來，這過未世，是生滅法，說它不是無爲，自然不成問題，但爲什麼亦非有爲？這是須要加以說明的：所謂未來，顯示尚在未來；所謂過去，顯示已成過去。過去既已過去，自無生滅現象可言，未來既尚未來，亦無生滅現象



可得，生滅相不可得，怎麼可以說爲有爲？有爲是有生滅相的。

以上所說月稱論師的八大論說，都是佛教中極爲重要的論題，值得我們予以密切的注意！因爲這些思想，不但與唯識學有著很大的出入，就在中觀自宗的學者間，也不完全同意這些說法的，如第四至第八的五點，就不是清辨所能讚同的。本論對此都有論說，到講頌文的時候，再爲一一點出。

## 二 本論論題的略釋

空宗有部根本論典，就是龍樹的中觀論。中論與七十空性論等，都是抉擇深理的要典，所以義理湛深，很不易於了解。月稱論師本於悲心的激發，依於自己的所見，特造此論以作中論入門之助。現雖不是在講中論，但對此論如真了解，自然也就體會中論，所以特名人中論。現依這三字的次第，略爲解說如下：

人是悟人的意思。衆生所以不能觀察諸法的真理，以至悟入中道真理者，病在滯執空有的二邊。現在月稱造作此論，不僅可作中論入門之助，且正確的指出一條悟入